

北京三百六十行

齐如山
著



北京三百六十行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88968

1188968

三百六十行

宝文堂书店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字数87,000 开本787×960毫米¹/₃₂印张6插页2

1989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ISBN7-80030-156-7/G·14 定价(压膜) 2.35 元

序

北京的实业界，向来号称有三百六十行。余最初听到这句话，以为不过是约略言之，不必实有此数也。后阅宋朝人的笔记，才知道这句话实始自南宋之杭州，因记载杭州有三百六十行的文字颇多，如田汝成《游览志余》中，亦有“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是也。是此语一直由宋朝传到现在的北京，还是这样说法。这句话虽然人人口中都有的，但是问他三百六十行都是什么，许多人都答不上来。几十年以来，我曾问过许多实业界的人，也都说是行道实不少，但是果有若干，实在没有切实的数目，于是我就立意要把这件事情来详细的调查调查。费了许多工夫，始得其大概。但当时未曾用笔记下来，这实在很可惜。按南宋的这句话是兼工商两界言之，其实北京的行道只算工艺就比这个数字还多。这有两种原因：一，彼时杭州虽然也是都城，但年代较短，且管的省分也少，而北京连元朝的大都算上，已有六七百年之久，且管的省分很多，又经皇帝提倡，所以江苏、浙江的玉工、裱工、雕刻工，云南、湖北的铜工，广东、湖南的绣工，山东的料

器，四川、广西的锡器，陕、甘的地毯，蒙古的皮革等等，通通的吸收了来仿作；二，一切事业总要随着时代变迁，这也是一定的道理，尤其是百余年来，因交通方便的关系，各种工业变迁的更快，可以加添的新工艺也很多。有这两种原因，所以现在北京手艺就又比南宋的杭州多的多了。但是有一件，添了虽然不少，而失传的也很多。不但宋人笔记中所记的工艺，后来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就是北京的工艺，现在失传的也已经不少了。如明朝书籍图画的刻工，康乾时代书版的刻工，以及百十年前的针工、火茸、牛角灯等等的工人，已经都不容易找到了。因为这种情形，所以我在避难的期间，闲着没事，追忆从前所得的情形，把它大略写了出来。有几位友人对我说，这些事情没什么价值，值不的一写，我说：“不然，诸君的话都是旧思想。从前有许多人号称念书的，意思是什么也不会，只会念书，下等的只念小题折字，他以为此外的书都不必念。高等的只接着他认定的几本旧书，有理学家连《说文》、《尔雅》都看不上，经学家对于诗词视为小技，诗词家又看不起戏曲、小说。这样理想的先生们，自然是要把各种工艺更是看的粪土不值了，其实这是不对的。不用说钢铁等等的工艺有关国运，就是木工、建筑等等，也是人生所必不可少的事情 以至其他所有的工艺品，又有谁能离的开呢？把人人所必

需的东西而看的一文不值，知识阶级的人无人去管，所以各种工艺都是日见退化，不用说进化发达，就是保存旧有的已经很难了。比方西洋的印花布等等，最初也是由雕刻印刷而成，以后经学者及实业界的努力，变成了现在美丽不可思议的情形。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雕刻的技术比他们的精细的多，不信一看明版书的图画就知道了。明朝的木版画最精的几几乎可以与现在的邮票媲美，这样的技术，知识阶级的人不理，听其自生自灭，岂不可惜！不但这一件工艺，像这样的情形恐怕还很多。可是西洋各国对于各种工艺都极为重视，不但学者帮助，且有许多种都是专立学校提倡，领导人来研究。所以各种工艺不但日见发达进步，且时有新的发明，于是国日富而日强。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中国，以往千百年国家的情势如何，这当然都是不提倡工艺实业的关系。有人说，现在一切事物都用机器制造，专靠手工是于事无济的。我以为这话自然有相当的理由，但是所有的机器制造，其中都离不开手工，若是一点手艺也没有，专靠机器也是不成的。盖手工与机器并行，万不能有了机器就把一切手工都废了的。不但有机器废不了手工，有许多的实业因为有了机器，手工更得加细的研究。所以现在虽然机器非常的发达，而各种手工仍为各国极端的重视。”我说完这一段话之后，几位友人说：“这样说来，你

这本书是极有价值的了。”。我说：“这也不然，因为我没有这种学问，于工艺更是外行，于各行工艺的规矩要素，一点也没有写在里边，这还能说有什么价值么，不过大略述说述说各行的情形，使国人注意就是了。”

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三日齐如山识

975.22/110

目 录

序 1

卷一 工艺部上 1

木工类 1

木 厂 (绘图师)	驮鞍匠
木 匠	轿子匠
柜箱匠	杠房工人
桌椅匠	执事匠
硬木器匠	船 工
洋木器匠	寿木工人
牙子作	箍桶匠
模子作房	罗圈匠(又名“笼屉匠”)
镗床子匠	旗鞋底匠
小器作	缠足鞋底匠
圈椅匠	鞋揲工人
大车匠	剃头挑匠
轿车匠	小炉匠挑工人
小车匠	梆子木鱼工人
马车匠	把子作
人力车匠	大锯匠
鞍子匠	

铁工类.....10

枪炮工人	马掌铺
铸钟厂	拔丝作
刀剪工人	焊洋铁壶工人
针 工	嵌银丝作
钉子作	铁丝灯笼作

铜工类.....13

铸钱工人	铜钮扣作
红铜作	响铜作
铜器作	假古铜器作坊
水烟袋作	铜厂工人

皮革工类.....15

熟革厂(亦名“熟皮厂”)	洋皮箱铺
洋皮厂	皮套作
斜皮局	熟皮局
香羊皮作坊	缝皮匠
皮箱铺	卧机缘板作

器具类.....19

牛角灯作	纱灯作
------	-----

小纸灯作
雨伞铺
眼镜铺
羽扇铺
蒲扇作
木梳作
篦子作
牙刷作
舌刮子作
耳挖耳扫作
筷子作
旱烟袋铺
蝇拂作
镜子铺
大烟枪作
烟斗作
烟灯作
火镰作
刷子作
棕刷作
拴作
口袋行
麻包工人
驼绒口袋行

洋面口袋局
假皮箱作
线毯包局子
磁器厂
白炉铺
炉行
锡器作
汉白玉作
油篓局
荆条筐铺
柳条筐铺
竹器铺
藤竹器铺
席箔铺
蒲包工人
鸡毛掸子作
扫帚作
笊篱作
锅刷作
礅床饭勺作
锅盖作
箭杆锅盖作
箭杆匣子作
罗铺工人

织网作

天秤局工人

算盘匠

油漆盒作

银碗作

土珠行

化银匠

砂锅砂铤行

弓箭作

鞍轡匠

鞭子铺

绳套作

物品类.....33

冷布作坊

竹帘铺工人

毡帘铺工人

地毯局

棕毯作

白纸坊

草纸坊

罗底行

麻绳作

麻经作

线绳作

网络作

弓弦作

锤金作

钻石行

磨砖工人

缸瓦面作

砖窑

瓦窑

琉璃窑

取灯作

火柴厂

白蜡作

蜡铺

洋烛厂

藏蜡作

香厂

藏香作

火石作

火茸作

水胶作

牙粉工厂

香面作
香串作
鼻烟局
颜料作
丸药蜡皮工人
打井作
扎彩匠
纸花作
棚匠
油漆匠
画匠
画工
传真师
油画匠
染房
泥瓦匠
石作
磨匠
石板作
塑像师
电灯匠
马粪厂
大粪厂
冥衣铺

松活作
金银箔作
官吊作
门神店
挂钱局
血料作
煤球工人
担水夫
送报人
轿车夫
大车夫
人力车夫
轿夫
船夫
汽车夫
马车夫
杠夫
扛肩的
大剪行
劊猪行
草经纪
粮食经纪
玉器经纪
拉房纤的

饭馆茶房

澡堂茶房

茶馆茶房

旅馆茶房

戏馆茶房

铺 排

卷二 工艺部下 53

纺织服饰类 53

棉花铺工人

旧棉花作

合股线作

织布厂工人

印花布作

裁 缝

僧道成衣

洋裁缝

车围铺工人

标布局

帽铺工人

凉帽工人

花翎作

帽缨作

朝珠作

帽盒作

毡帽铺工人

靴鞋铺工人

缉皮脸行

上鞋铺

纳鞋底作

山底鞋行

锁云行

画鞋面作

· 裕襦作

袜子作

袜子工厂

腿带作

绦子作

金银线作

卧机绦子作

绣货作

平金作

缂丝作

戳纱作

打子作

纳锦作	剪花样工人
堆绶作	行头作
荷包作	盔头作

妆饰品类.....63

首饰楼	
脂粉作	两把头作
胰子作	头发铺
洋胰厂	翠花作
头油作	牛骨簪作
玫瑰碱作	凉凉簪作
头花作	顶戴作
马尾纂作	徽章局

食品类.....68

磨房工人	洋酒工人
碾房工人	汽水工人
老米碓房工人	糖坊工人
粮店工人	粉坊工人
油坊工人	面筋房工人
酱园工人	豆腐坊
酱油工人	孵鸡匠
醋坊工人	孵鸭匠
造酒工人	汤 锅
啤酒工人	猪油店技师

盒子铺工人
酱肘子铺工人
老炉铺工人
酒虾店工人
腌菜工人
水发海味店
皮鲈铺
豆芽菜作坊
酱豆腐作坊
臭豆腐作坊
松花鸭子作坊
假鱼肚作坊
馒头作坊
烧饼铺
挂面局
蜂糕铺
点心铺工人

洋点心工人
蜜饯工人
糖果行
干果行工人
挤牛乳技师
奶茶铺工人
洋肠子铺工人
厨 行
薰茶技师
种藕工人
打冰工人
药行工人
制药工人
担鱼夫
扛米夫
园 工
吹糖人的

文墨类80

拓片师
刻字匠
刻画工人
刻图书工人
写宋字工人

写墙壁工人
画木刻工人
画界丝工人
染纸作
折卷作坊

帖套作	墨盒作
钉书作	砚工
装订旧书工人	图书作
装订洋式书工人	套版印刷工人
裱画作	石印局
笔工	铜版局
墨工	京报房
笔管作	标本作
墨汁工人	印刷局
刻铜作	

乐器类.....87

鞞鼓匠	烧坝作
乐器匠	铸钟作
管笛匠	琢磬作
口琴作	

玩物类.....89

玉工	象牙虬角作
雕漆作	假宣德炉作
螺钿作	趋趋罐
珐琅作	蝓蝓葫芦
烧料作	鸽子哨
料器作	鸟笼铺

鼻烟厂

花匠

盆景作

蜡皮玩物作

假汉玉作

花炮作

金鱼把式

鸽子把式

趋趋把式

锦匣作

空竹作

风筝作

影戏人作

毽子作

年画作

抽签筒作

泥人作

耍货作

捏江米人的

游艺类.....99

梨园行

大鼓书

弹词

评话

唱道情

打连厢

秧歌会

打花鼓

金刀花鼓

莲花落

大板落子

数来宝

相声

十不闲

坠子

八角鼓

傀儡戏

托偶戏

提线戏

影戏

西湖景

太平车

小车会

高跷